

現代小說選

上冊

胡雲翼編

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付版
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初版



現代小說選 上冊

實價六角

編者	胡雲翼
發行人	李志雲
發行者	北新書局
印刷者	美華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二一六三
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平開封西安
成都濟南溫州
廣州重慶長沙
杭州武漢南京

北新書局

序

在當代文學中，小說的發展要算是蔚然大觀的，尤其是短篇小說。無論就量的方面或是質的方面說，均非詩歌與戲劇二者所能比擬。倘使我們要選擇一種文體來代表這時代的文學，無疑的是只有小說足當其任。

編輯文學的選本，在別的文件方面，也容易引起到好材料的缺乏；惟小說一類，則只有嫌材料的過剩，不容易羅致各方面的精華，易感顧此失彼的困難。因此，我們在這裏爲了篇幅的關係，只能推薦最少數的作家的作品時，實在是經過了苦心去選擇的。

這選本，約二十萬言，共錄二十位作家。依著作之時間的先後，大約可分爲三個時期：

第一時期——

魯迅

葉紹鈞

郁達天

謝冰心

落華生

張資平

第二時期——

茅盾

老舍

沈從文

巴金

凌淑華

沅君

馮文炳

劉大杰

魯彥

彭家煌

第三時期——

丁玲

張天翼

杜衡

靳以

在草創的初期中，最值得重視的作家是魯迅。他的作品是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，故發出來非常的深刻入微。其藝術的造詣，至今猶保持着最高的記錄，而魯迅所著如阿Q正傳、故鄉、在酒樓上、祝福等篇，都是足以列於世界文學名著之林，而無愧色的。葉紹鈞的作品注重『細筆』，他老是不慌不忙，細琢細磨，雖不如魯迅的有力，而以綿密見長。其作品幾乎沒有一篇不是精心的結構。郁達夫在描寫上決不同於上面兩位作家之愛寫平凡的故事，其題材偏於青年病態心理一方面，最爲傷感動人。作者的文筆又是極其酣暢的，故能淋漓痛快的寫出來，博得讀者最大的觀感。冰心女士的筆調，就是一位婉約溫柔的女性的化身，她提一枝珊瑚似的筆，來寫世間兒女的幸福，讀其作品，幾令人疑置此身在冰清玉潔之廣寒宮。——這是初期作家中的四大柱石。

在第二時期中，我們最要指出的作家是茅盾。他的文字富於美感，所表現的時代性極濃。其長篇小說最受人歡迎。短篇中則創造、春蠶、林家鋪子等，都是極名

貴之作。老舍一如茅盾，爲長篇的聖手。他以諷刺而幽默的筆調，描寫各種特型的人物，尖刻而富有風趣。近來所發表的一些短篇，也是充分表現這個方向的趣味。此外，以多產著稱於時者，爲巴金與沈從文。巴金筆鋒常帶情感，令人感奮。沈從文的文字別具一格，異常清新。小說界到了這時候，新進的作家已紛紛應時而起，不勝舉例了。

在第三時期中，最值得推薦的作家是丁玲。她的小說與世人相見本始於一九二八年，但其初期作品決不足以代表這位勇往直前的女作家。她的作品的特色是在受了時代的動盪而改變的後期的作風。如水、消息、奔，都是富於大衆意識的新題材。就中以水一篇爲公認的成功之作。倘使說，近若干年來倡導的大衆文學有可選取的作品，我們就拿水來作代表吧。

以上諸家，是我們特別提出來向讀者介紹的。其餘諸氏，已選其代表作，可資印證，不再加以論列。最可惋惜的，是受了篇幅的限制，不容許我們在這裏多選列

一些作家，實在是一件憾事。如其將來有機會編選第二集的話，如王統照、郭沫若、黃廬隱、許欽文、許傑、周全平、葉靈鳳、趙景深、黎錦明、孫席珍、胡也頻、施蛰存、穆時英、何家槐等這些知名的作者，都是應該加以羅致的。

胡雲翼。 二三，七，五。

目次

謝冰心

別後

一

凌淑華

等

二四

沅君

隔絕

三四

郁達天

過去

四八

落華生

春桃

七七

茅盾

創造·····

一三三

馮文炳

竹林的故事·····

一六一

靳以

溺·····

一七一

老舍

犧牲·····

一九三

沈從文

扇陀·····

二二六

別後

謝冰心

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。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，今天已臨到了。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車之後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，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。

回去的車上，他已經很坦然了，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。到門走入東屋，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。姊姊一走，她的東西都帶了去，顯得寬綽多了。他四下裏一看，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，代替窗簾的，被爐烟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，窗外便射進陽光來。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，已不在了，正好放一張書桌。他一面想着，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。——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——自己掃了地，端進一盆水來，挽起袖子，正要抹桌子。王媽進來說，「大少爺，外邊有電話找你呢，」他便放下抹布，跑到客室裏去。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是永明，你姊姊走了麼？」

「走了，今天早車走的。」

「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。你姊姊走了，你必是很悶的，我們這裏很熱鬧……」

他想了一會子。

「怎麼樣？你怎麼不言語？」

「好罷，我喫完飯就去。」

「別忘了，就是這樣，再見。」

他掛上耳機，走入上房，飯已擺好了。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。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，舅母只說，「早些回來。」此外，飯桌上就沒有聲響。

飯後待了一會子，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，便回到自己屋裏來。想換一件乾淨

的長衫，開了櫃子，卻找不着，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，戴上帽子，匆匆的走出去。

他每天上學，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。紅漆的大門，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，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。

到了門口，因為他太矮，按不着門鈴，只得用手拍了幾下，半天沒有聲息。他又拍了幾下，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，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，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。

開了門，僕人倒站在後面，永明穿着一套櫻色絨繩的短衣服，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。看見他就笑說，「你可來了，我等你半天！」他說，「那有半天？我喫過飯就來的。」一面說，兩人拉着便進去。

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，上面都覆着茅草。牆根一行的樹，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，看不出是什麼樹來。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。到了架下，走上臺階，先進到長廊

式的甬道裏。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，旁邊放着幾個衣架。永明站住了，替他脫下帽子，掛在鉤上，便和他進到屋裏去。

這一間似乎是客室，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。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，插滿了梅花。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。回過頭來，那邊窗下一個女子，十七八歲光景，穿着淺灰色的布衫，青色裙兒，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。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。永明帶他上前去，說，「這是我的三姊瀾姑。」他欠了欠身，瀾姑看着他，略一點頭，仍去畫她的畫。永明笑道，「你等一等，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！」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，向後走了。

他只站着，看着壁上的字畫，又看瀾姑。側面看去，覺得她很美，橢圓的臉，秋水似的眼睛，作畫的姿勢，極其閒散，左手放在膝上，一筆一筆慢慢的描，神情蕭然。

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，她畫的那盆水仙，卻是已經枯殘了的，他不覺注意起

來。——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，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。

後面聽見笑聲，永明端着一碗漿糊，先走進來。後面跟着一個女子，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，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，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。永明放下碗，便道，「這是我的二姊宜姑。」他忙鞠躬。宜姑笑着讓他坐下，一面挽起袍袖，走到窗前，取了一把裁紙刀，一面笑道，「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，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。」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，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。

他忸怩的走過去，站在桌前。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，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。他也便照樣的做着。

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。他覺得她那紫衣，正襯她嫩白的臉。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。濃黑的頭髮，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。她和瀾姑相似處，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，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。——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。

永明喚道，「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，也來幫我們！」瀾姑只管低着頭，說，「你黏你的罷，我沒有工夫。」宜姑看着永明道，「你讓她畫罷，我們三個人做，就夠了。」回頭便問他，「聽說你姊姊走了，誰送她去的？」他連忙答應說，「是我舅舅送她去，等她結婚以後，舅舅就回來的。」永明笑問，「早晨你哭了麼？」他紅了臉只笑着。宜姑看了永明一眼，微微的一笑，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。

他不覺感激起來。但永明這一句話，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，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。

搖籃裏的嬰兒，忽然哭了，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，放在自己座旁。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，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，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，露出了很白的小臉。永明笑說，「這是娃娃，你看他胖不胖？」他笑着點一點頭。——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，手裏只管裁紙花，足卻踏着搖籃，使他微微動搖。

他忽然想起，便低低的問道，「你的大姊呢？」永明道，「我沒有大姊。」他

看了宜姑又看瀾姑，正要說話，永明會意，便說：「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，所以我有大哥，二姊，三姊，我是四弟——娃娃是哥哥的女兒。」

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，便又睡着了。他注目看着，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，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。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，他連忙縮回手去，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。

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，說，「二小姐，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，」宜姑便站起。走了出去。

永明笑道，「我們這位二小姐，就是一位宰相。上上下下的事，都是她一手經理。母親又寵她……」瀾姑正洗着筆，聽見便說：「別怪母親寵她，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，除了她，別人是辦不來的！」永明笑道，「你又向着她了！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，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，只捧着她一個！」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：「別說昧心話了，難道你就不捧她？去年她病在醫院裏，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

覺來着？——」永明笑道，「我不知道——不要提那個了，我看除了她之外，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悅誠服……」

宜姑進來了，笑向瀾姑說：「外婆來了電話，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。我說嫂嫂不在家，娃娃沒人照應，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。」瀾姑皺眉道：「我不喜歡去！外婆倒罷了，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，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！」宜姑笑道：「左右是應個景兒，誰請你去演說？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。」永明忙問，「請我了沒有？」宜姑道，「沒有。」永明笑道：「我一定問問外婆去，一到了請喫飯，就忘了我；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，運動會，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？……」瀾姑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去罷。」永明道：「人家沒有請我，怎好意思的！就是請我，我也不去，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！」說着便看他一笑。

宜姑又問：「妹妹，你倒底去不去？」瀾姑放下筆，伸一伸懶腰，抱膝微笑道，「忙什麼的，她們還沒來呢。」宜姑道：「等到她們來，豈不晚了，母親又要